

時痘論

朱鳳穉著

▲上論

壬戌年疫症盛行。沿門閤戶。專家墨守古法治之多誤。余一意清解。奏效者多。爰述大概。以示及門輩。去冬聞滬上痘子盛行。卽以爲異。蓋牛痘一法。甚爲可恃。滬上開通最早。必皆種過。嗣聞染及嘉興。繼竟傳至吾里。治不得法。十死四五。考痘書有以爲先天之毒者。然出痘之年。沿村閤戶。豈先天之毒。一時俱出耶。則以爲先天之毒者。可疑也。有以爲時疫之邪者。然出痘之人。一而不再。豈時疫之邪。遂不

復吸耶。則以爲時疫之毒者可疑也。痘者必根本於先天之毒。引發於時瘧之邪。凡疹瘧之屬。其點必散。痘子之出。大率成雙。亦以痘毒之發源由腎經。腎爲根本。左右有二。內外相應。乃定理也。有云。大兵之後。必多瘟疫。邇以連歲兵爭。釀爲怪疫。如昔年春季之閉症。亦其一也。今人嗜欲不節。幼兒伏毒必盛。而牛痘率種一次。毒不全泄。去冬天暖無風。溫邪閉伏。入春以後。挾感疫邪。一觸卽發。如火燎原。先天伏毒未盡者。則引發而爲痘。否則爲喉風爲疫。宜痘子之出既多。且重也。其曾經種痘者較輕。以伏毒之早分也。其年齡稍大者較輕。以正氣之略旺也。轉相傳染。至今未熄。愈出愈重。豈不危甚。痘科之

書主涼主溫不一。各有精義。近年天痘罕見。研究者少。在痘科專家。率守古法。而以保元四物等法。出入加減。因此告斃。所見實多。夫今歲之痘疫痘也。非正痘也。托以溫藥。則助熱邪。閉疫氣。焚灼氣血。雖輕亦重。竊觀今春之痘。其熱必灼。其唇必紅。痘出深紅。口乾異常。甚而舌刺神昏。大便閉結。有一而非熱邪者耶。有一而宜溫托者耶。惟一以解毒爲主。初起參以透發活血。漿足參以涼營。已痂參以育陰。若初起而不參以透發活血。則有水伏塌陷之虞。無相助爲理之益。用藥者所當知也。解毒如地丁紫草甘草銀花葇豆衣連翹。甚者牛黃犀角。透發如牛蒡桔梗蟬衣荊芥。活血如赤芍紅花炒查。涼營如

犀角丹皮紫草。育陰如歸身細生地。若神昏識亂。用犀角兼以紫雪。便閉中滿。用大黃。必須酒製。咽痛加元參射干豆根馬勃。吹以錫類散。作咳增杏仁貝母兜鈴。余悉以此法出入爲用。十有九愈。卽遇平塌欲陷者。只用清散。從未溫托。惟一婦向種鼻苗。數次未出一點。伏毒之深。於此可見。胎前九月。傳染痘毒。痘醫與黃芪角刺。卽便分娩。痘不起發。色枯不紅。舌黑如炭。脈數神昏。痘醫與毛燕等品。火燔陰匱。決爲不治。尋死。又一男子。年廿三歲。猝染時痘。不避風冷。見點逾旬。未經服藥。痘點密于蠶叢。頭部腫如斗大。自利黑水。口眼皆合。毒火內攻。臟腑已腐。遂不予方。亦復不起。一誤于溫托。一失于調養。此

二人以外。縱極重大。無有死者矣。宜清忌溫。卽此可知。目睹藥誤者多。粗述梗概如此。

▲下論

前數年天痘盛行。卽曾種牛痘與苗痘者。曾出天痘者。概未能免。當初現之時。痘科專家。惟事溫托。決其誤者多。效者少。卽爲上論以告同道。嗣後日見蔓延。不幸而中。去冬天時溫燥。恐今春痘疹又多發現。用是稍鬯前說。一意解毒。如同道諸公。匡我不逮。則感且無似矣。所見痘書。不下十餘種。各有佳處。茲不爲引述。一則在使痘科專家。知時痘之宜清解。一則使病有痘兒之家。知時痘之忌溫托。若多所

引據轉恐眩目。

昔喻西昌葉天士王夢隱之論疫也。以解毒爲第一義。各有成書。茲不贅引。細察時痘一症。多由乎疫癘之邪。不全涉先天之毒。如向種牛痘者。或僅種一次。先天之毒尙未盡除。向種鼻苗者。與曾出天痘者。則所發甚多。先天之毒所贖已少。觀時痘之出色多深紅。體多壯熱。或夾癰夾疹。其由于疫毒所引也。明矣。其必以解毒爲主也。審矣。痘爲先天陰分之毒。痧爲先天陽分之毒。猶蠶之一眠二眠也。孫東宿之論。甚有卓見。惟時痘縱有胎毒之未盡。必以疫邪爲前驅。故去邪卽是扶正。此猶治國者。撫綏人民。刷新內政。宜用和緩手段。若寇

盜之來。外侮之至。非加以攻擊不可矣。

時痘治法約分三期。要以解毒爲主。初起解毒。參以透發。漿足解毒。重用涼血。已痂解毒。參以益陰。大概輕則銀喬散加減。重則晉三犀角地黃。去地黃之滯。加赤芍之行。以銀喬清解。而性極鬆靈。犀角清血。而不涉寒遏也。

或曰疫癘之邪。有寒有熱。豈痘疹皆熱疫。無寒疫歟。曰疫癘着人。遇寒則寒到十二分。遇熱則熱到十二分。如壬寅年。霍亂流行。愈以大涼大溫者固多。愈以大辛大熱亦有之。其比例也。然余昔序治驗醫案中有一條云。目今熱症多。寒症少。非但六氣着人皆從火化也。地

震頻仍地氣日熱。世運繁促。近於火象。煤氣盛則空氣熱。嗜欲多則內火燃。是以河間丹溪之方。獲效者多。景岳立齋之法。應手者尠也。大概清夷之世。人多耐補。繁促之世。病多耐攻。河間丹溪丁金之繁促之時。故一以寒涼奏功。一以養陰立論。用藥者從可知矣云云。夫煩促之時。火症居多。幼體之兒。內熱特盛。疫邪着身。焉得不熱。多而寒少耶。凡時痘熱勢不灼。神清氣和。不夾癰疹毒泡。漿行透足。色如黃豆者。輕。若氣急者。神昏者。夾毒泡者。痘色帶紫黑者。痘形不起發者。皆癘毒太盛。危險之候。醫者遇此。切宜小心。時痘一症。與癰疹同源。特形狀不同耳。古痘書所載。蒙頭銷喉統漿。

以及痘中有孔名蛀痘者。時痘得此亦爲凶症。惟大事清解。并按初中末三期用藥。出險履夷。不在少數。

時痘毒甚氣分者。羚羊爲君。毒甚血分者。犀角爲主。以羚羊清肺。犀角清心。肺爲氣之主。心爲血之主也。且痘原於腎。腎實主骨。毒自骨絡而發。非骨絡之物不能散其毒。犀羚羊二角爲靈獸之角。角爲骨之餘。骨分之毒得此始除。又藥之清者多降。涼者多滯。此二角者清而能升。涼而不得。對於時行疫毒。尤爲吻合。故用之得宜。效如桴鼓。惟二味價值日昂。無力者不得不斟酌矣。

大黃者通利腸胃。其性至速。疫症奉爲聖藥。吳又可輒以大黃爲主。

良有以也。用于痘症則宜酒製。疫痘之梟毒太甚者。往往痘點紫黑。不能起發。設大便堅實者。用酒製大黃行毒泄邪。腑氣通則毒邪洩。腸胃一鬆。氣血流展。自漿行痘痂矣。此亦時痘中一種要藥。故次于二角論及之。

銀花色兼金銀。兩清氣血。而又藤蔓之品。能入筋絡。連喬形似心房。輕靈上升。故導血分之熱。上自氣分而洩。二味爲時痘主藥。始終可用。石羔形似肌理。故解肌熱。色白故入陽明。本經言桂枝解肌者。解肌寒也。石羔解肌者。解肌熱也。惟石質性重。大寒多降。漿足後胃熱盛。夾癍點者宜之。漿未行足。切勿輕投。

植物之根。皆是下行。蘆根橫生。故橫行入絡。此由經絡而透肌表也。牛蒡輕清洩肺。此由氣分而透肌表也。蟬衣爲蟬蛻之皮。則直散肌表矣。時痘表劑三味爲主。

痘子大抵身熱三朝見點。見點三朝行漿。又三朝漿足。又三朝而痂。時痘則有贈痘多于先出者。有旋痂旋發者。有回蛻未久又復發現者。大約其毒淺者發易痂易。其毒深者發難痂難。當隨症而定時期。不能一例也。

其有體質極虛。毒邪則盛。攻毒則正不能支矣。扶元則邪將燎原矣。是奈何。曰便實者仿黃龍湯例。人參大黃一補一利。便不閉者。或人

參犀角。一補一清。標本並顧。正邪交治。于昔有之。未爲杜撰也。

時痘盛行之際。有日與病者周旋。而不傳染者。有一見卽染者。以有伏邪無伏邪故也。投火種于空屋。不能燃燒也。投火種于燃料充斥之屋。立見焚如矣。凡病之傳染者皆然。不僅時痘。

初起之脉鬱悶者凶。若痘一行漿。稍重按卽痘破。診脉一事聊應門面而已。惟觀形色察神氣以決吉凶。并定治法。

時痘與種痘。判乎不同。種痘本無疫邪。藉極少之漿。引先天之毒。而胎毒伏于腎間。其道最遠。故以食物之鮮發溫毒者攻之。發之助其行漿。托其外泄。若時痘則一派疫癘之邪。純乎火熱之毒。不待托發。

自然密佈。倘與種痘一例。不異火上添油。致發無殲隙。元氣洩盡。或盡更獨熾。津液灼乾而死者多矣。凡痘之涉乎本原。不能行漿者。固必以溫托爲主。然面必淡白。痘必灰白。身熱不甚。口亦不渴。此在時痘中求之。十不得二。今之痘科專家。輒奉保元湯爲圭臬。餘如鹿膠。河車角刺。天虫等品。病源莫審。任意而投。或雖知爲癘毒。而亦清亦溫。不倫不類。此必增添痘毒。發無窮盡。甚而釀毒泡。召昏亂。不可收拾者多矣。

茲將時痘應用之藥。選錄于左。以備採擇。

【解毒】銀花 連翹 犀角 中黃（嘔者恐其引吐。甘草並同）

【地丁】菖皮 大青 酒連（性寒而滯初起勿用） 苦參

【透發】桔梗（氣喘勿用） 牛蒡 荊芥 天虫 蟬衣 前胡

蘆根

【活血涼血】鮮地 丹皮 赤芍 紫草 炒查 紅花

【行氣】橘紅 鬱金 枳壳

【利毒】酒大黃 細木通 甘草梢

【清潤清解】鮮斛 知母 花粉 元參 黑梔 羚羊 酒芩

金汁 竹葉 石羔

【養陰】西洋參 粉沙參 細地 歸身 石斛

【咳喘】杏仁 歸身 兜鈴 前胡 杷葉

【氣喘】時痘氣喘勢最危急。有邪不外暢。內攻于肺而喘者。其痘必不起發。重用發散。添以宣肺。如麻杏甘石之類。則邪外洩而喘平矣。有毒火燎原。上灼干肺而喘者。其痘必多焦紫。重用清解。添以利毒。則毒下行而喘平矣。如喘而不甚者。按法添用 杏仁 貝母 旋覆 酒芩。清降肺臟可矣。

【吐血衄血】邪迫營分。甚至吐血者危矣。按法重用 犀角 鮮地 丹皮 紫草 茅根。衄血次于吐血。亦當清營爲要。

【腹痛】初起邪伏未達。與痘出過多。多有腹痛者。按法添用 枳壳

桔梗 橘紅 鬱金疎理氣分。以達鬱邪。挾食添用消導。炒

查 蕞子

【泄瀉】時痘泄瀉。邪泄之兆。或經洩之後。痘轉起發。與正痘迥不同也。如泄瀉過度者。又非所宜。按法添用炒芩 葛根 扁衣

炒糲

【便閉】毒盛腸燥也。多有便行痘起者。輕則潤腸。按法參用蜜枳壳 全瓜蒌重則添用酒大黃。如用大黃必須酒製。庶有行血之功。而無冰伏之害。

【口渴】熱盛灼津。藥添清潤。